

目 录

北伐前夕宁波学生“拥经亨颐”

的斗争……………周闪耀(1)

附：《四中解散后告宁波青年》……………(7)

记述张秋人烈士被捕牺牲前后……………许文谟(11)

张秋人烈士狱中二、三事……………于 渊(15)

八七会议后卓兰芳同志在兰溪领导

农民暴动……………童文仙(20)

《浙江省委扩大会议关于浙江C·Y·目前工

作任务决议案》……………中共宁波地委党校提供(25)

《浙江省委芳字通告第九号济难工作计划》

……………中共宁波地委党校提供(38)

怀念崔晓立烈士……………(43)

胡华同志来信……………(43)

回忆爸爸崔晓立烈士……………崔红军等(44)

回忆崔晓立烈士在狱中……………骆耕漠(55)

回忆崔晓立同志

兼述“我等书店”的开设与被封……江闻道(59)

回忆红十三军第二师师长

郑秣同志……………徐行(63)

一九三三年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的产生

与被破坏……………陈振麟(70)

忆挺进师第二纵队坚持浙西南的

革命斗争……………宣恩金(72)

第一次省党代会记详……………龙跃(108)

浙江省第一次党代会的保卫工作…廖义融(116)

“老三纵”在姚北的斗争……………黄明(121)

乐清虹桥起义……………周丕振(140)

抗日时期的金华特委……………陈雨笠(157)

怀念王国勋同志……………何克希(174)

从青训班到抗大

——小知识分子初获改造……………张光(177)

抗战初期慈东统战工作……………严式轮(194)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畲族人民的

革命斗争……………王克旺(216)

广泛征集文史资料启事……………(227)

来信更正……………(229)

北伐前夕宁波学生“拥经亨颐”的斗争

周闪耀

(一)

一九二四年五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宁波甲种商业学校的运动场上，搭起了戏台，召开该校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晚七时，大会开始不久，有个省立第四师范的教师叫洪兆麟的，跑上台去，辱骂共产党，辱骂即将来任的第四中学校长经亨颐（即经子渊）。他骂经亨颐是“共人财产、共人妻子”的“赤化分子”，标榜自己是宁波教育界的元老，他代表宁波的教育界坚决反对经亨颐任四中校长。最后还大声疾呼说：“阿拉宁波人，什么马克思、牛克思，一律反对，一律不要！”这是宁波反动派伙同封建势力攻击共产党，反对革命的第一声。

但是事态的进展，却不象反动派所想象的那样如意，在那年下半年，省立第四中学的校长经亨颐终于到校了。经校长是教育界的先辈，他曾任北京女师大的教务长，是杭州第一师范的多年校长，也是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经校长一到学校，在开学典礼上就毫不留情地揭露那些争权夺利、祸国殃民、连年内战的北洋军阀的罪恶，毫无顾

虑地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状。并鼓励同学要积极参加爱国活动，参加革命。最后，还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响亮口号。

自经校长来校开始，把宁波第四中学（在南门永宁桥）和宁波第四师范（在湖西虹桥头）两校合并起来，统称为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学制也由第四中学的四年制和第四师范的五年制，改为六年制。但当时一般学校的改制，都是实行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经校长认为国难当头，国家应早出人材，高中应分科培养专材。因此，他实行了初中二年，公共高中二年，分科高中二年的二二二制。经校长这一改制，得到学生们的热烈拥护。

在经校长来校后，他撤换了那些头脑封建、思想顽固的教师，而聘请了朱自清、夏丏尊、汪子望、刘延陵、刘叔琴、郑鹤春、刘质平、郭伯宽等具有真才实学，具有救国抱负的教师。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宁波已成立了特委，经校长在宁波特委的影响和推动下，在学校中进步师生的合作下，大胆地发动师生宣传革命，积极鼓励学生上街去进行爱国活动。他不但允许同学在星期天可以上街宣传，还允许在星期三下午作为进行爱国活动的时间。记得那时有几个从杭州的第一师范跟随经校长转学来四中的同学，如华少峰（即华岗）、李先仲、吴谦等，他们是鼓动同学，进行反帝、反军阀、反对封建势力，宣传革命的有力骨干，也是在校内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党团组织的先锋。从这时起，第四中学师生中的革命气氛不断高涨。一九二五年一月，是革命导师列宁逝世一周年，学校中召开追悼大会，通过这次追悼会，使全体同学进一步认识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不久，学校中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简称C.Y.）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刊物《响导》，中国共青团的刊物《中国青年》大量在学校中出现。（当时国家主义的刊物《醒狮》也一度在学校中推销，但它狭隘的国族主义思想为同学们反对，不久订阅的人逐渐减少，这一刊物在四中也就消声匿迹了。）

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到一九二六年上半年这几学期中间，学校还邀请了当时广东革命政府的要人如胡汉民、沈定一等来校作报告。一九二五年上半年，宁波党组织邀请恽代英同志来宁波，他曾在宁波后乐园、鼓舞台进行多次报告，当时听报告的除许多小学教师以外，大多是第四中学的师生。恽代英同志这次报告，影响特别深远。此后，宁波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就进一步扩大起来。

（二）

自经校长来四中以后，宁波的封建势力总是千方百计地谤毁经校长，反对他的办学方针，攻击学生思想“赤化”，不守校规，纪律松弛，行动越轨等。在这几年中，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步步侵占我国土地，杀害我国人民；南北军阀，以帝国主义为靠山，抢地盘、争势力，连年混战，民不聊生的时候。广大工人与爱国青年，爱国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抱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的决心。全国各大城市，都掀起了反帝、反军阀，抵制日货，驱逐英商等一连串的爱国运动。宁波学生联合会和爱国反帝等团体，也相继成立。四中学生，在宁波学生会的领导下，今天搜查日货，明天斗争奸商。在

“五卅”惨案发生以后，宁波又掀起罢市、罢工、罢课，使日本货只好改头换面，贴上“德国制造”商标；英商“大英牌”、“强盗牌”卷烟只好改名为白锡包、红锡包。

在宁波革命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大好形势下，宁波封建势力代表、反动文人学阀，如李琅卿（抗战开始，李在阅读毛主席《论持久战》后，政治态度有转变，声明拥护中央）、陈叔亮等，他们对这一大好形势，视同洪水猛兽，对第四中学学生的爱国行动，污蔑为“过激”。他们就结伙造谣，并向省教育厅控告经校长所谓“十大罪状”，要求省厅将其撤换。第四中学的学生、教师坚决拥护经校长，也公开在宁波学联和第四中学创办的《宁波评论》、《火曜》、《春草》等刊物揭露他们的阴谋，并联合进步士绅，推举师生代表赴省教育厅请愿，为经校长辩护和公开挽留。记得第一次赴省厅请愿的，由学生推选孙经文、吴文钦、干翔青和刘沧海为代表。那时省教育厅长是张闾生即张宗祥（一说是计宗颖）。四中学生代表由他接见，因张闾生和经校长有师友关系，碍于情面，表面上说了一套好听话，说经校长德高望重，学有专长，政府将另有高位请就；至于四中校长的继任人选，可由经校长提出，省厅决无他意。代表回校后，向经校长汇报，经校长气愤地说：“闾生叫我走，我偏偏不走，我不是为恋栈，而是为了整个宁波地区的教育着想，为全校近千名师生着想。”

但当时教育厅长，既妒忌经氏的盛名，又要博取宁波封建势力的欢心，并打击师生的进步活动，所谓有“高位请就”，实为施了釜底抽薪之计，他们要送经校长一千元钱，要他去日本考察教育。对这一诡计，经校长心中完全明白，所以在经校长最后一次

离校时，公开向师生表示，既不要这一千元钱，也不去日本考察，让教育厅撤我的职罢！经校长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间离校后，教育厅当即派了一个叫范均之的来校代理校长。他一到学校，开除了一批进步同学，那些有声望的教师，也由于经校长离校，都辞了职。但是同学们反对封建势力的浪潮，不但没有熄灭，而且更汹涌澎湃，在整个学校中，不仅和范均之进一步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还公开贴出了驱逐范均之，要求经校长继续来校的大字报，并组织更大的代表团，向教育厅再次请愿。教育厅长张宗祥，看到形势越来越严重，无法平息下去，只好乞灵于高压手段，叫宁波（会稽）道尹，勒令把四中解散。（这段情况参看当时四中出版的《春草》刊出的《四中解散后告宁波青年》一文。）

（三）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当教育厅将派法国留学生陈世觉任四中校长的消息传到后，同学们一面对经校长已无法挽留，感到惋惜，另一面又知道陈世觉是顽固的国家主义分子，激起了更愤恨的情绪，为此，大家都抱有破釜沉舟、不惜任何牺牲，给反动派一个迎头痛击的决心。九月初，学校开学后，同学们知道陈世觉不仅辞退了大批优秀教师，还安插了不少国家主义顽固派，如叶秀峰（以后是国民党的中统局局长）、陈叔亮、陈孟夫、林本侨等。学校在开学前一天，还贴出了要同学们安分读书，严守纪律的布告。

开学的第二天，学校在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在开学典礼

上，陈世觉神气活现地大谈其曲线救国理论。他说：年青学生，幼稚无知，你们主要任务是埋头读书，不要空谈政治，更不应去参加爱国活动，被人利用，搅乱社会治安。至于研究政治，参加革命，要在大学毕业、留学回来后，才可以研究参加。还气势汹汹地提出所谓三条禁令：第一、平时不准出校门，假日出外也必须请假；第二、禁止参加社会活动；第三、如擅自出外和参加社会活动者，则记大过一次，记三次大过的即行开除。对陈世觉的这种反动言论和高压手段，同学们听了很愤慨。当陈世觉报告一结束，吴谦同学立即跑上台去，针对陈的谬论进行针锋相对的驳斥。吴谦同学说：陈校长既然说青年学生不能谈政治，不准参加爱国活动，既然研究政治、参加革命要等大学毕业留学回来，那末陈校长已是堂堂留学生，请看今天在这里是宣传革命还是压制革命，鼓励爱国还是反对爱国？陈校长还要把参加爱国活动的同学开除出去，这岂不是卖国光荣，爱国有罪了吗？这种谬论是使人难以忍受的。吴谦同学还没有把话说完，这位色厉内荏的陈校长涨红了脸，跑上台去，恼羞交并，为了想挽救他的臭面子，声嘶力竭地向同学们说，谁反对我当校长，谁可以举起手来。他满以为这样可以压下同学的声势，但不料大家都以激昂的情绪举起了手，同时还高喊“不要陈世觉，要经校长！”这个时候，陈世觉已经处在十分尴尬的地位，他的脸已变得灰白。正在这个时候，突然从台下跑上去一个教师，这个人一面向同学们挥着手说：同学们，误会了，误会了，陈校长不是不要同学们爱国，不是……一面把陈世觉护下台来。这个教师是谁呢？就是新任的教导主任金海观。可是同学们还有谁会去听他的说教呢？早就一哄而散了。

一场尖锐的斗争，给国家主义分子陈世觉以沉重的打击而宣告胜利。当天下午，学校布告处贴出了开除吴谦等几个同学的布告时，这几个同学早已整好行装，作好准备。他们在党组织的指引下，走向新的战斗岗位。无数的同学们夹道欢送，在这悲喜交集的情景中，相互鼓励：“再见罢！同学们，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燃起更猛烈的战斗烈火吧！” 七九年九月

附件：

《四中解散后告宁波青年》

（摘自四中《春草》刊，该刊是一

九二六年四中学生为“拥经”而出版的。）

第四中学被教育厅宣告解散了！解散的原因与事实如此：四中自经亨颐做校长后比较得有生气，最近四中学生热烈参加各种爱国运动，渐渐地动摇士绅们的地位了，于是把持地方的士绅，专利的教育家乃相互勾结，向省县控告，说经亨颐赤化了。教育厅长本忌经氏之盛名，现在碰到这个好机会，落得买士绅之欢心，送一千几百元钱叫经氏到日本去考察教育，一面马上派一个名为代理校长之范均之接任。范氏到校做了一个下马威，开除了一批学生，就事事奉承官绅之命，而此时之经先生终未去日本，于是四中学生教师乃本其原来主张，要求经氏回校，教育厅以四中学生不奉命，遂叫会稽道尹，勒令解散。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必说是辩非，因为现在我们平民、被压迫者是没有讲话的权利的，我们只要看清道路，决定自己的

战策就够了，那些大道理只让读万卷书的雍容君子去讲，我们是根本不配的。

这件事早就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的势力已经侵入我们的学校里，宁波的绅阀已经向学生们进攻了，他们收复了四中以后，马上会把刀锋轮到我们的头上来！在这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时候，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都被剥夺殆尽了，士绅在这时候，没有自己的地位，只依附于官吏，做了帝国主义工具之工具，是被压迫人民的第一重铁板，毒腐民族解放的霉菌。这次宁波士绅之破坏四中，就是帝国主义对青年所开的第一炮，这次四中学生的反抗斗争，就是一个反帝国主义的实际行动。我们不要小看了士绅，他们是与帝国主义站在一起的，打倒了绅阀，就是打倒了帝国主义。我们必须站在民族解放的观点上去看清革命前途上之障碍物——绅阀，以求得自己的自由，并使教育解放。

宁波绅士控告经校长说：在五卅运动中经某首先主张罢课，便使全部学潮不可收拾。当帝国主义炮火漫天烧来，革命的战士已纷纷饮弹而死的时候，稍有人心的国民，谁不血跃气腾，群起抗拒；而绅士们偏偏不主张我们罢课，以借学生罢课为经校长之罪，这不是丧心病狂，甘做亡国奴隶，便是与帝国主义设谋，破坏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思得帝国主义之矜惜！绅士已勾结上帝国主义，直接向我们进攻了！

宁波绅士控告经校长又说：“自经某到校以来，管理废弛，校内学生组织团体至三十余种之多。”学生尚是一个人，竟联结社集会自由也被剥夺了，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绅士的本意，只要他们的被统治者屈服、被剥削，组织学生会、组织教职员联合会等固然根本不行，就是学术也只要学做一个奴才，听他们役使就够

了。讲什么自由研究，讨论学理？真的青年觉悟了，怎还了得？军阀官吏常在戒严时，禁止人民群众开会，而今绅阀竟进一步，连学生们在校内举行学术研究也不许了。

宁波绅士控告经校长再说：“四中教员学生在外发行《火曜》、《噉声》等刊物，经某不加禁止。”被统治者是没有说话权利的，何况是犯了绅士的尊严！校长不禁止学生、教员说话，便是共同犯！要不然也失了官绅托付，压迫学生，监视教员之重任！总之，四中学生太解放了！渐渐地要起来革命了，平民只配学做奴隶，听命令，哪里可以有言论，可以有自由集会，竟敢喊打倒帝国主义，致危及他们的地位呢？经校长也太不迎合他们的意志，不替他们训练奴隶，而反保障学生的自由，鼓励学生爱国！“保障自由，鼓励爱国”就是经亨颐之罪！

够了，只这三点，已足使平民们吓怕，帝国主义者开颜，而绅士们所站地位，也更使我们认识了。帝国主义军阀、官吏、绅士都是站在一个阶级，学生、平民是站在另一个阶级，这个时候，帝国主义要保全他们的统治地位，就须将青年变为奴隶，要灌输机械的死的知识，教他们复古读经，根本消灭其反抗性，更不许他们为自己利益而作解放运动。所以统治者——帝国主义及其工具，拼命压迫学生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防止学生的思想觉悟，更不允许学生去参加实际活动，校长、教员不过是看家之狗，在他们眼光中，如果看管得不好，当然是要受主人之惩罚。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宁波绅士脚下的学校，他们都是哀婉呻吟，了无生气。这些校长拜倒绅士脚下，承看颜色，唯恐稍有差池。因此他们就每年换得二三千金之津贴，而对有事时更能得其大力维持。如女师校长之镇压学生，竟能得官吏与军警之援助，

民强之争长潮中，也能得一绅士之翼护，而林黎叔仗绅士之后盾，一跃而获得工校在手。他们既得了这些恩惠，自然要感谢莫忘，戴德图报了。现在女师新旧学生不许见面，走路说话要受干涉，不得组织学生会，不得参与爱国运动，中工学生会被迫解散，甲商学生会无形打消，育德学生就深沉在渊底，思想被钳锢，行动受监视，不得在学校开会，不得与教员谈话，这些都是人过的生活吗？是我们所能忍受吗？

这样更使我们看得明白了，统治者对我们青年的态度是怎样？校长教员为谁努力？四中校长经亨颐之背“主”纵“囚”，自是“该死”，但我们不归咎于任何一人，因为这是现时普遍的现象，一个社会问题。只要帝国主义统治不倒，我们被压迫者不能解放，他们统治者要保全其统治地位，自不得不向我们进攻。假使我们早上觉悟过来，他们晚上就会崩溃的啊！

在社会未根本改造之前，他们是不会得到局部崩溃的啊！

觉悟的青年们，我们要保障自己的自由，要谋自己的利益，只有自己起来，站到革命的旗帜下去，把资本主义的社会破坏一个完尽！帝国主义的宝座打得一个粉碎！重新创造起一个世界！那时才没压迫我们的，更没有反动的教员来损害我们，而我们青年乃有坚固的保障、充分之自由了。

宁波的朋友！我们要放大眼光，认清自己的道路，联合自己的朋友，被压迫的民众，高举革命旗帜，踏上解放的大道，并要求彻底解放的观点来决定眼前的策略！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绅阀！驱绝为统治阶级走狗之教职员！

归到革命的旗帜下面，谋得自己被压迫阶级之解放！

宁波青年万岁！

忆述张秋人烈士被捕牺牲前后

许文谟

一、张秋人烈士通过我的关系接见亲人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我在杭州庆成丝厂工作时，因与老板斗争的问题，被关进杭州公安局“优待室”，那时张秋人烈士也关在“优待室”，那里是一个大笼子，关在一起的，共有三十余人。

张秋人烈士被捕时，省委书记的身份已经暴露，认为案情重大，被停止接见。我因党员身份没有暴露，每天有人来看我，而且日有数起。张秋人烈士的爱人徐镜平，通过来接见我的女工的关系，得到与张秋人烈士接见。

我至今记忆犹新，记得有一次，庆成丝厂的六、七位女工，由二十六军的副官应忠良偕同，到公安局“优待室”看望我，那时徐镜平正因不准张秋人同志接见，在外面欲进不得，女工们得知她的痛苦，就主动地和她一起，带进了公安局“优待室”。

由于是二十六军军官带领来的，看守不管他带进多少人，也不来监视，让我们自己谈话，时间长些也不加阻止。而且可以贴近笼子面对面的谈，只隔几根木栅。徐镜平站在木栅边，表面看来好象看望我，实际则是在和张秋人烈士交谈。那时我站在枕

子里面，面向徐镜平，张秋人烈士坐在我的旁边，在膝上翻开一本书，似乎在学习。面背着爱人，双方呼应后，就明言暗语地进行接谈了。事后张秋人烈士对我说：“幸亏是你，被停止接见的人，也得到接见。”

二、张秋人烈士视文件比自己生命还重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张秋人烈士在公安局“优待室”，和我睡在贴邻的地板上。在他了解我的被捕原因和我经过严刑拷打，仍是坚贞不屈的同志身份以后，他便亲口告诉我关于他在西湖被捕时跳湖毁灭文件的情况，他说：“我为什么要跳湖呢？主要是身边带有重要文件，当我意识到自己即将被捕时，担忧身边的文件落入敌人手里，一定要设法把它毁灭，文件比自己的生命重要。同时估计到那几个要捉我的黄埔学生，在水里不是我的对手，便立即跳湖，潜入水底，急忙从西装袋里抽出文件，把它深入埋进泥土中去，保住了党的秘密。后因西湖水浅泥深，湖底是‘香灰泥’，脚踏下去拔不出来，越用力，陷得越深，力量用尽，一面寡不敌众，就此被捕了。”

三、张秋人烈士对我的临别赠言

张秋人烈士在狱中，为探求革命真理，手不释卷，对难友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特别为出狱的同志指出继续革命的方向。

我因身份没有暴露，在地下党组织的营救下，只关押了一个月便通知交保释放，他便对我说：“你出狱后要继续革命：第

一、要找组织，在党领导下进行革命；第二、学习马列主义，运用马列主义的真理，结合中国实际，去领导革命；第三、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革命、土地革命，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掀起农民起义。”张秋人烈士当时正在看一本《太平天国外史》，便接着说：“你到外面买本《太平天国野史》认真研读。吸取太平天国的教训，对工作有帮助。再你看柁子墙壁上写有两句话：‘不到此地不算英雄好汉，再到此地不是英雄好汉。’这句豪言壮语想必是已经出去的老难友留下的，有深长的意义，值得三思！”

我把张秋人烈士临别指教，铭记在心。

四、就义前关心同志学习，照顾难友生活

一九三〇年九月，在李立三错误路线影响下，我第三次被捕，由杭州公安局柴木巷拘留所转押陆军监狱。这时，正是“八·二七”监狱大屠杀，王萍洲等十九位烈士壮烈牺牲不久，难友们谈到烈士们就义时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唱国际歌。柁子里的难友也同时呼口号，唱国际歌，用双脚敲打柁板，震天动地，监狱当局吓得丧魂落魄，连忙把道道铁门关锁。难友们也谈到张秋人烈士在一九二八年就义前的情况。

张秋人烈士，在牺牲的前几天，把箱子打开，整理书籍、衣物。对同拢的难友叮嘱：“这些书册，留给同志们学习，能者为师。衣服等物留给难友穿，特别是照顾后来的生活比较困难的难友。请保留这些东西，千万不要作为个人私有！”

张秋人烈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监狱中给难友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出狱的同志称陆军监狱为“陆军大学”。它的由来是因为关进陆军监狱的人，有的不是同志，经过一个时期的监狱生活以后也变成同志了。所以有“陆军大学”之称。事实也是如此。

杀了一个，生了百个，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革命烈火是扑不灭的。

（于 渊整理）

一九八〇年六月

张秋人烈士狱中二、三事

于 渊

张秋人烈士是一九二七年秋接受党中央交给的任务，来杭州担任地下党浙江省委书记时，在杭州西湖被捕的。因被捕时为保护重要的机密文件跳过湖，新穿的一套西装完全湿透，关押到杭州公安局“优待室”时，已经换上一件深灰色毛哔叽的长衫入狱，随即被叫出去扣上了“洋镣”，那是一种与中国原有那种钉死的土脚镣不同的脚镣，没有加手铐。

我那时是因“四·一二”以前担任国民党（左派）德清县党部筹备处主任，在德清被清党委员逮捕，经杭州公安局侦缉队与同案的三个同乡同关押到杭州公安局“优待室”的。

新谓“优待室”是一间用木栅的大棧子，虽是木棧子，因在警察大队的隔壁，看管严密，因此，有些重要的“政治犯”，在被捕后的侦讯期间也都被关押到这里来。等侦讯完毕，再由这里转押到陆军监狱去。如徐梅坤（徐行之）、沈乐山、贝加夫（即林子勤）等都在公安局关押过。张秋人烈士自十月到十二月在这里关押过两个多月。

张秋人烈士被捕关押到公安局优待室以后，立即宣布为不准接见，但可以通信。他和他的爱人徐纯梅（即徐镜平）几乎每天都写信，有的是公开经过看守检查寄出的，也有以高价交给张秋人